

交河縣志卷九

民國四年重修

藝文志

藝文有志創自漢書前古未之聞也夫人壽不百年伊古人  
才其可以歷萬劫而不磨者獨特此簡策留貽有以詔來茲  
而啟後進交邑蕞爾亦古名區其篇章之散而無稽者勿論  
也第考之正史採之今人或著述或奏議或考或策或序或  
說或詩或頌以及金石凡徵而可信者悉著於篇焉志藝文  
著述

北齊

刪注樂書九卷

器準圖三卷

注周髀四術

遯甲經三十三卷

唐藝文志  
作二卷

史宗

黃鍾算法四十卷

信都  
芳著

刊例十卷

毛詩章句

左氏刊例十卷

張思伯撰

按北史本傳係河間樂城人官終國子博士

隋

毛詩義疏見經義考

曆書十卷見唐書

稽極十卷見唐書

皇極曆一卷見唐書劉焯撰

尚書述義二十卷見北史本傳

尚書百篇義一卷見通志

尚書孔目一卷

尚書略義一卷上并見通志

毛詩述義四十卷

毛詩普注二卷

毛詩集小序注十卷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

論語述義十卷

上并見隋經籍志

五經通義八卷

見通志

春秋攻昧十二卷

春秋規過三卷

并見唐藝文志

春秋述義略一卷

春秋義囊二卷

并見宋藝文志

算法一卷

酒孝經一卷

劉炫撰

風角一卷

風角要候一卷

章仇太翼著

金

無隱論

進士節度使許文簡安仁著

按無隱論義取有犯無隱以論時事而奉上之

北方兵志

進士監察御史許古著

安仁子

按北方兵志叙蒙古始用兵至貞祐事

明

齊乘

吏部員外郎于欽著

按齊乘中論九河水道他書間引之

典故紀聞十八卷

通鑑進講錄五十卷

明史本傳

通鑑日講九十八卷

淡然軒集八卷

禮部尚書余文恪繼登撰

按文恪公萬曆丁丑進士為日講官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彙成九十八卷錄而獻焉近世朱氏詩話云文恪有古詩指陳時事鏗奇磊落卓然名家先是奉使周藩渡河舟膠能折公禱於神曰使臣縱有罪茲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禱訖而波恬然若有翼之者須臾而濟

水利全書

進士常熟縣知縣耿橘著



集古成訓

刑部侍郎孟忠端兆祥著

春秋胡傳句解

三試評衡

四書講義

拔貢生蘇俊大著

驚儀齋集

大理寺卿蘇銓撰

清

西寧志七卷

進士西寧道蘇銓撰

國學講義二卷

見交河集

刑部右侍郎王蘭生撰

晚菘堂詩稿二卷

野汀詩稿二卷

南康府知府  
常青岳撰

進士蘇  
鶴成撰

治衛河疏

制藝詩賦五卷

實事求是齋

實事錄二卷

課餘便已

四書題論

碧霞宮記

碧雨山房實事卽詠二卷

杏花詩社

拔貢李  
鳳岡撰

易義直解

琳琅粹輯

賞鑑集

課蒙錄

岐黃便錄四卷

拔貢陳  
志撰

王交河集

瀛南課藝

廕官生王誠纂輯

進士張維鑑撰

芸波錄四卷

詩韻指掌

王樹權撰

生員于鳳池註

甘陵詩草

鍼灸便用

貢生王化昭撰

詰封四品盧梅著

醫學指南

五經集字音義便蒙

生員李德中著

布衣宋文選著

改百家姓

四書集字音義便蒙

處士渾鍾麒撰

布衣宋文選著

海外談虎錄

貢生寇恩鎔撰



隋文

五禮駁議

劉炫

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同其宗子亦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

隋書儒林傳

問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官減則不濟其故

何也

劉炫

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傲職此之由

隋書儒林傳

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

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縣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治從容其可得乎

隋書儒林傳

### 劉炫自贊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迨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極楚未嘗加從學

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  
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  
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  
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廁搢紳之末  
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邱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  
也隱顯人間浮沉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  
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  
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鑿驥騄比翼  
鵠鴻整紉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  
恩增勞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返初服歸骸故里  
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  
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

傷羣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改僻謬修譔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  
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  
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隋書儒林傳



唐文

爲王尙書駿謝加門下三品表

唐張九齡

臣駿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敕授臣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殊常寵榮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憂深臣誠懼誠恐臣伏以虛受之難魯史誠以量力滿盈之患夏書陳其招損臣昔緣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尙書比天之喉舌出典方鎮爲王之爪牙雖忠烈之誠心知所竭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爲愚寘之廟堂之上委以軍國之謀實恐鼎足不任鵜翼爲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一夕三飛終朝三省泉谷爲懼氷炭在懷道路改觀於將行班位固慙於幸得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僂恭命對揚休光磨鉛効於一割策蹇同於一駕臣誠懼塵合席繆齒國華將何以允答鴻私弼諧大化拜

命祇懼罔知所爲臣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

恐謹言

開元十年

徙置降胡書

并序

王 駿

唐開元三年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駿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本無嫌隙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罅久必爲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陷以金縢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并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之沙漠之區西域編夷散在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置於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又皆蹙屬固不與往年同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

內地獲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廣  
屯戍爲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此無策也不  
然留待河冰恐卽有變

拒賊盟詞

李 暉

大唐天寶某載月日瀛州長史李暉河間司法李奐攝東光縣尉  
穆寧鹽山尉賈載等盟曰逆賊安祿山棄恩負德敢於逞兵背返  
天綱妄肆逆亂煽范陽幽薊之衆騁胡奚犬羊之羣違叛朝廷恣  
逞凶禍瀛州近與賊接在腹腋間賊意欲取之以絕牽掣僞署守  
長岸然直來思據城郭盜其府庫用其人民有其土地以豐賊資  
暉等身爲唐臣義爲唐守安有從逆賊而背天子污僞命以辱名  
教所遣僞景城守劉道光已縛斬之凡我諸僚逮佐吏等咸共同  
心爲國堅守移檄遠近上告方伯苟可滅賊殞身不辭有渝此盟  
神殛母貫

按暉署官瀛州長史而唐書顏真卿傳則謂暉爲景城司馬

卒殉景城之難豈起義時固長史後乃移官景城耶

獻縣志



金文

諫以流人實邊疏

許安仁

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爲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非所宜行

金史本傳

諫北幸疏

許安仁

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

金史本傳





恢復大計疏

許古

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宮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惟聖主痛悼之心至爲深切夙夜思懼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爲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且閭閻細民猶願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河南彼旣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善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如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德仁工部尙書孫德淵忠諒明敏可以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

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情況此者舊豈易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尙壯亦安所用時方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幸天下臣前爲拾遺時已嘗備論擇相之道乞取臣前奏并今所言加審思焉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已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暱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藉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尙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心腹之臣及嫻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

如河東宣撫使胥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曰河北諸路以都城旣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迄今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離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先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須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卽授爲府長官州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脅從彼旣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當自削有司不知出此而但爲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損七八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况今常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於此平時尙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今有司

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卽止之臣頃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率皆草澤疎賤之人况在百僚豈無爲國深憂進章疏者乎誠宜明勅中外使得盡言不諱則太平之長策出矣

金史

本傳

慎刑疏 并序

許古

時丞相高琪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及左司諫抹撚胡

魯刺 穆延呼喇勒

上言高琪固執以爲不可遂寢

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殆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措安而專事督責故耳且百官皆朝廷

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旣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依元年恩赦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幸甚

金史本傳

都堂集議

并序

許古

興定元年七月金人聞宋兵連陷贛榆漣水諸縣且獲宋檄詞多詆斥因諭宰臣以宋人構禍姑爲含容者慮開兵端以勞民耳今數見侵將何以處其與百官議時預議者十餘人雖或小異而大略則一旣而丞相高琪等以百官之議咸請嚴兵設備以逸待勞此爲上策古議遂不行

宋人孱弱畏我素深且知北兵方強將恃我爲屏蔽雖時跳梁計

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爲烏足較之止當命  
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  
尋舊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衆討之顧亦未晚也

金史本傳

諫伐宋疏

許古

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議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布薩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能久支陰遣侂胄族人賈乃祖琦畫像及家牒僞爲歸附以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卽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爲萬世美談今豈可不務乎今元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不遠矣或爲專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多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無得須還以就糧彼復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廼未見也况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爲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速行此策果通和則

元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掣肘故也河南旣得息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

金史本傳

賜許古致仕制

尙書趙秉文

滏陽

制曰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可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具官道直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斥昌安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卽大位稔聞直聲起之於田里退閒之間超之於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戔之旣老挽之莫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最爲世上之仙神武佳冠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



明文

交河縣墀左瑞應甘泉記

主事及萬祺

盈天地間其利於民生切於民用者莫如泉蓋飲食之自出也英  
辟哲相所以長世字吐者恒先於此是以協氣橫流井冽泉甘稱  
上瑞已夫地德貞厚穿之而泉溢其味甘苦皆一定不移間有轉  
苦而甘乃人情之感至和之應反滴爲醇之祥無足異者文德間  
之甘泉湧出於雲韶元豐間之苦水變甘於環州載在簡冊可鏡  
也交河古洛陽區號爲難治臺泉每加意者縣治堂前左墀浚井  
及泉右墀鑿石象虎其建置無所考蓋堪輿家設東西之屬也井  
堙已久我瑞河馬侯至之明年實萬曆丙戌歲也交民因侯病力  
請開之開而嘗其味苦也民幸夫泉之開能起君疾而不計其味  
之不佳也侯於是撫封敷賁曰以澤民爲慮淵衷所蘊心源所蓄

悉肫肫渥下意湛湛覆露思積今四年如一日由是民戴其河潤之德士頌其膏澤之究商賈服其波及之遠前此民猶望其惠也至此而忘其惠前此當塗者猶覈其政也至是而信其政臬牧舉之臺院薦之卓然稱異矣方學臺楊公按臺徐公未薦之先侯之心乎民者深契乎兩院以人事君之心及侯將被薦之頃兩院之心乎侯者又體乎天地爲民之心蓋不欲顯其績者侯之無爲之衷而直欲揚其休者薦者汲引之誠誠可以通天地誠可以格融結彼其啟皂囊簪白筆疏卓縱揚英軌在彼方動諸慮而在此卽通於感何其以歷世泉源之苦斯時也而若醴若露沄沄旨且嘉者豈偶然乎蓋格人茂宰薦拔者旣允斯玄符靈貺潛通者自深以水視水非今之甘無以徵泉出之佳以人視水非今之薦無以爲宦成之美上下之情旣至於太和則流衍之間自爲之感格不

然仍此地也仍此泉也而今昔之流殊甘苦之味異孰使之然哉  
彼文德之甘泉唐君之熙事也元豐之水甘宋臣之休佑也降釐  
者之意豈不以政積之勞歷試諸苦薦之累牘實貽之甘况堂堦  
之間乃發施政令之所無是政則無是薦無是薦則無是瑞泉奚  
自而甘胡文定謂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驗於斯尤信

轉戒石說

知縣崔雲鶴

帝王有格言爲民牧者戒俾天下刻諸石而目面之欲其目接心  
警庶不敢欺迺天以虐迺民耳凡司府州縣與有牧民責者罔不  
樹戒石以面戒言而制則同也獨交河縣戾其制雖面戒石而不  
面戒言嘗考其人迺有元至大間邑尹郝公爲之始其後來繼尹  
之人亦莫有覺其非而改正者噫嘻面其石而不面其言於目接  
心警之義何在耶或者謂郝公尹交將於民有虐於天有欺而慚

見戒言乎夫牧職未易稱也賢聖猶有難焉者而何況於後學耶  
苟盡吾心以牧之俾民受一分之賜則於天免一分之誅在人自  
諒而已矣然必覩戒之有常而後守戒之無逸不然則於帝王之  
言不足畏而放肆日滋則欺天虐民將無不至而何以稱迺牧職  
由是觀之則戒言當面不當面可知已余尹交邑亦食民脂膏者  
而舉政能無過矣乎但於欺天虐民者自謂不敢也然古訓是式  
尤其至願因改郝公之陋習以新厥亭迺轉其戒石以面其戒言  
庶於目接心警之義有取焉遂以書其說

交河縣題名碑記

知縣馬中良

竊聞守令者君德之通塞關焉民命之安危係焉其責任至宏鉅  
也粵自唐虞三代時列爵分士者紛如矣未聞有所謂守令也迨  
嬴秦罷封建畫天下而郡邑之於是守令之名昉焉漢以後或爲

令或爲牧或爲刺史其稱不同均之有守令之責者也我國家受命制作聿新雖官人之法間以漢唐宋爲則而三途之用六事之嚴視昔則尤爲加美以故郡守縣令之臣罔不兢兢然各盡其職著勲業持節介在在以得人稱真足以紹唐虞三代而卑漢唐宋矣猗歟盛哉萬曆乙酉予獲宰河間之交河焉蓋交小邑也雖土地人民不及他邑之蕃且沃而君德民命之係則一而已矣苟非其身足以端本德足以風下仁足以澤民敏足以應事者蒞之鮮不上負君心而下貽民害也予謬以散材忝茲重任每怔怔然惕若矧交爲畿甸中下邑而治之者恆不易乎乃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者鑒古者也於是詢撫先哲考證前猷懲其非法其善冀以爲予身寡過之助然猶懼無以示後也彙嘗宰是邑者姓名籍銜鐫之石立諸廳事之左予而上得若干人予亦名續之來者非

敢曰茲盡循良吏也俾后之胤子而至者庶有所觀覽云

泊頭鎮重修西城門記

右中允余繼登

泊頭交河支鎮也鎮故無城嘉靖辛亥邑侯蜀人袁公恆以鎮西去邑五十里而遙東濱漕河郡邑之行河者分署在焉又有驛傳以給舟楫之往來徼司以伺商民之奸宄思所以置衛也於是度地形爲土城三面東臨河版築無所施則緣民居而稍飾之加女牆於其上爲門六東曰東作西曰西成南曰南訛北曰北極又南北二便門則無額焉每當夏秋水溢日夜嚙岸人力不能與水敵歲壞民廬舍并東作門沒於河日月旣久三方女牆亦漸以剝落隆慶戊辰郡倅雲中張公應武易諸女牆以磚他未遑及也予自入官背鄉井者十有餘年萬曆戊子以使事便過里中見巷街蕭條閭閻荒廢城諸門俱圯不治而西門爲甚樓櫓無復株遺問

其材木已爲黠者竊去莫可究詰矣因歎息者久之乃稍捐俸餘爲父老子弟倡始諸父老子弟亦各自以多寡應之遂推擇鎮人常君守儉司出納杜君宗堯王君應化時朝夕督佐之募工庀材經始於己丑春二月至庚寅夏四月而門成門視舊濶十之二建樓於上視舊倍之以祠漢壽亭侯關公蓋公忠孝節義人所信嚮故祠之從民意也常君爲予言諸所經費衆人入之一人出之不可以無記也而卽以屬予予蓋終始其事而重有感焉夫鎮之在郡中猶黑子之著於面也而鎮市租輸於郡者歲數百金其他供應幾當郡之半在邑無論矣年來飢饉薦臻百姓無以爲命游食漸繁生事日蹙交易不行商賈離散凋瘁極矣邑大夫隔重關焉郡大夫隔九闔焉奚繇悉其狀而隱之也故自始成城以迄於今纔四十年計工較費視在昔二十之一耳然始工成於朞月而今

踰年始竣者非人力有巧拙蓋物力之豐耗倍蓰而什伯也嗟乎  
歲復一歲曷其有極所恃後之不困節其力而不盡在良人牧加  
之意而已予不佞不勝桑梓之憂故因紀事而漫及之若工用之  
詳暨諸同志姓氏別爲序列如左萬曆庚寅秋七月

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疏

余繼登

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  
沙致地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  
責珠寶寶奸民蝥聚中使鴟張中外塞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  
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  
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  
變驚悟陛下尙可恬然不爲意乎

明史

孟忠靖兆祥貞孝章明父子叙論

汪有典

濡須人



嗚呼在京死難文臣二十有一人夫妻子母同盡者豈少而父子  
列官於朝從容致命並以及於婦姑則惟公一門爲最時論翕然  
以爲三百年特見之事詎不盛夫然後知肖形之矢意深耳固宜  
有子婦矣忠孝性生夫豈不由學乎哉

史外



清文

嚴禁造賣賭具奏摺

王蘭生

奏爲嚴禁造賣賭具事竊思妨民之業耗民之財害人心術品行而生爭鬪訟獄者惟賭博爲甚賭博旣經嚴禁則賭具宜悉遏絕乃聞造作賭具之家張挂招牌市賣紙牌之上標明出處公然肆列不知畏避臣愚以爲宜加申飭使造賣賭具之家別營生理若因仍不改則造作者重加懲治鄰保亦有處分販賣者亦加重處使賭具無出賭禁加嚴將游惰漸皆歸農而服田力穡之家可以保其財產而寡其罪戾是亦富教之一事也臣愚陋敬陳所見伏候皇上睿鑒裁定臣謹奏

勸民積粟奏摺

王蘭生

奏爲勸民積粟事竊國之所恃者莫大於民而民之所賴者莫重

於粟我皇上德周寰宇惠徧人民凡所以勸課農田籌畫積貯者至詳且備臣愚陋鮮識竊見鄉里小民多以房舍衣服銀錢爲重不知蓄積粟米實爲養生之本一遇歉歲卽慮乏食臣愚以爲宜令各地方官勸諭農民有房舍高大衣服華美習俗奢侈者設法裁抑禁止有務農節用蓄積粟米者大加獎勸遇事曲爲保護使鄉里小民皆知多積粟米爲重房舍之高大衣服之華美爲輕習以成風豐歉有備實富教之要務也至於裁抑禁止之法獎勸保護之目隨時隨地各有其宜在地方官實心奉行勿滋煩擾必有裨益臣愚陋未知當否伏乞聖明裁定臣謹奏

預選勇健以壯武備奏摺

王蘭生

奏爲預選勇健以壯武備事竊思國家儲才文武並用而人有專長或難相兼皇上於學文之士多方拔取因材使任有長必錄至

於勇力之士亦屢蒙恩招募遴選凡有技勇者皆得出力効用以  
圖進取臣猶有陳者緣臣考試武童外場見膂力强健技勇嫻熟

者各屬咸有因內場文理不稱未便錄取如此之人既不獲身列  
科名亦未肯及時投充行伍多至閒散放蕩或自恃勇健無所稽  
察約束流爲匪僻其有志科名者惟百計鑽營干犯場規徒取罪  
愆甚屬可惜至遇挑選招募又或畏難苟安未必俱各報名就募  
甘於遺漏無檔可稽臣愚以爲應否於每學武生之末添設技勇

武生或將材武生名目嗣後學臣歲試會同營將考試外場如武  
童內有勇力技藝兼優出衆者各於冊內默記其內場不堪取錄  
仍會覆外場擇其最優者以充添設武生名數每歲試錄取大學  
不過三名中學二名小學一名寧缺毋濫多者撥入府學不過五  
名與武生一體造冊報部謁廟入學恭聽宣講移營訓練歲試時

仍聽學臣會同營將嚴考技勇一體附等發落疏惰蕩檢者黜革至武鄉會場或亦酌添額外技勇中式數名俱免試內場其交營訓練亦許營員擇其最優者申送考拔給以外委効用等名色令其隨標熟諳營務機宜但不許阻礙本營弁卒應補名缺若遇別有選用按册拔取則優者可備千城之選次者亦可充敵愾之用庶人才不致閒散放蕩科場免其規避鑽營似於地方學校教養之法均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皇上睿裁施行臣謹奏

薦舉鴻博奏摺

王蘭生

奏爲遵旨薦舉鴻博事竊惟盛世樂育多方人文茂起皇上復舉行曠典嘉惠士儒且勅諭再頒搜羅務廣此誠文學之厚幸亘古所希逢者也臣已同署督臣劉於義總理巡撫臣史貽直巡撫臣碩色會舉富平縣學廩膳生員田荃生一人近復遵旨再加體訪

考察於陝甘兩省內俟有堪膺薦舉者當卽會銜保題外茲有浙江嘉興府平湖縣拔貢生候補國子監教習陸祖錫所學淹贍文亦清麗堪膺薦舉該生於閏四月初旬自陝西赴京到監候補但該生向在臣署因誦讀積勞不健近方漸愈心氣褊急合併聲明儻蒙聖恩准其一體御試伏乞皇上睿鑒飭發內閣施行謹奏

### 中州河防考

王蘭生

九州之水莫著於四瀆而河爲最河之害於民甚大而中州爲多河源遠而高其流大以迅其性遷徙無常而最不宜於平地中州實河出山入平地之始故自古河決多在中州而三代以後史書所傳其策之最善者莫如漢其衝決多而防於力者莫如宋明之間漢決於酸棗瓠子靈鳴犢口館陶等地方皆中州界也武帝時攀菱屬薪下竹爲犍而宣房成王延世亦以竹落盛土石兩船夾

載下之而河隄立此用之有效者也其時言治河者推賈讓上中下三策一謂徙民之當水衝者但爲遙隄以防之而不與水爭地一謂相地築隄多穿漕渠立水門隨時蓄洩以減水勢一謂繕完故隄增卑培薄以防衝溢此審時度勢害少利多而平實可用者也其他齊人延年欲開上嶺出之塞外東注之海王橫謂宜開西山足使乘高地韓牧謂宜於九河處穿四五渠以分下派此說之可參觀者也至若馮遂孫禁許商之說與韓牧相表裏闕並張戎之論與賈讓相發明自漢至唐河患甚少五代史晉開運中河決滑州及宋類在陽武澶鄆滑孟間仍中州界也李垂謂宜自上流載之高地襲王橫之策實史遷之言熙寧中多欲閉北流入東流借爲禦遼之具神宗有愛民力順水性之制歐陽修有因河所在增隄疏流之議司馬光蘇轍之說大略相同然終宋之世究無定



論故屢塞屢決訖無成功及南渡而遺其患於金迨元而屢決於  
衛輝陽武杞縣曹州等地亦中州界也至正中脫脫用賈魯之議  
築白茅金隄疏鑿併舉挽河東行觀歐陽元河平碑載之詳盡而  
石船大隄之成尤見膽識及明則河已南趨而決溢仍多在開封  
南北百里之間徐有貞先築張秋隄次濬河淤劉大夏先濬賈魯  
河孫家渡分水入淮又浚淤河出宿遷亳州入淮後築長隄起豫  
達徐他如潘季馴不失故道不分濁流楊一魁首開武墩次疏具  
壩皆號良策焉今疏濬隨宜隄防永固安瀾之慶已數十載而夏  
雨時行中州河溢遣官閱視加修築焉馬營之口旣塞中牟之隄  
復固功成甚捷則設計必周但欲爲萬年之慮必博稽往古之說  
故略述自漢以下以俟決擇云耳謹考

曆律算法策

王蘭生

從來敬天勤民莫大於授時移風易俗莫善於作樂夫時紀於曆樂本於律而曆與律之所由成則皆不能無藉於算焉此固制作之大要也愚聞之律曆之學蓋莫備於虞夏成周之世者也其法本創之中國而流於極西西洋因立官設科而其法益明中土因遺經可考而其理亦備至於辨中西之異同考古今之疏密集諸說之大成立萬代之典制則未有如我皇上者也以曆言之如定氣也定朔也推五星也定里差也此治曆之大端也由古法而推之其言日月也有盈縮其言五星也有遲留伏逆其言里差也東西則加時相及南北則七衡各異凡周禮周髀虞夏之書漢唐之志固班班可考也乃自西說入中國而有本輪之說焉卽七政之有盈縮也有次輪之說焉卽月離之有大差五星之有遲留伏逆也其言地爲圓體卽東西之加時相及其言五帶殊候卽南北之

七衡各異也若此者人以爲其法非得之西術而不明而不知其理實考之遺經而皆備者也以樂言之有聲焉有律焉有調焉有高下疾徐之異名絃音管音之異制焉此作樂之大端也由蔡氏之新書而論之其以八十一之宮聲爲主三分損益而商角徵羽之音定焉所謂聲也其以九寸之黃鐘爲主三分損益而十一律之制成焉所謂律也以律配聲共得八十有四去變不用取六十者以命名所謂調也聲則有疾徐高下調則有喜樂怒哀琴瑟則謂之絲笙簫則謂之管此由新書而溯之虞書周禮禮記國語管子呂氏淮南以及班馬之說俱昭昭可見也乃自西術旣入而其說與蔡氏合焉其曰五線六名卽新書之所謂聲也其於十二音中取七音卽新書之所謂律也其言喜怒軍賓之異樂卽新書之所謂調也其曰八形號三遲速卽古樂之所謂疾徐其論絃音管

音之不同卽琴瑟笙簫之異制也凡此者必以黃鐘爲主焉夫黃鐘之制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容黍一千二百雖自古已有明文而至今終無定論者則以其尺之無準也我皇上命官測驗定古尺爲今尺之八寸黃鐘得古尺之九寸爲今尺之七寸二分以之容黍而數合以之制律而聲應此誠破千古之疑而爲曠代所未有者也然曆與律又皆成之於算焉古之言算術者曰九章就九章而別之不過二類其曰粟布曰衰分曰均輸曰盈朒曰方程此以數度者也曰方田曰商功曰少廣曰勾股此以形度者也若西術之言三角八線亦以形而度者卽方田勾股之類也其言四率借衰亦以數而度者卽粟布方程之類也夫中土之算術於祖冲之趙緣督鄭世子諸人而實本於周髀周禮之經西洋之術具於大測假數纂要算指諸書而實不出幾何原本之內顧西

術之來有年矣而知之者蓋寡惟我皇上明其理精其數而又欲廣其傳焉故以之制曆而曆成以之造律而律定此誠欽天成俗之大本而禮樂明備之一候也敢不述之以爲執事獻

啟安溪相國

王蘭生

蘭生等奉旨修音韻書愚意竊謂唐韻今韻宜分二部蓋詩韻之最古者莫如廣韻而韻譜之最近古者莫如鄭樵之七音畧其譜與廣韻相合按鄭樵之譜別廣韻之字其字之前後依等韻三十六母次第反切有不合者改用合聲切法至獨用同用條例一仍廣韻之舊以爲律詩之用其全書分爲六門歌麻爲第一支齊微佳灰爲第二魚虞蕭肴豪尤爲第三東冬江陽庚青蒸爲第四真文元寒刪先爲第五侵覃鹽咸爲第六以爲古詩詞賦歌曲之用此依唐韻而叙次之者也外用南北現有之音依六門四呼之法

一母分爲若干呼每呼貫以三十六母一如發去式樣以爲按音查字之用此仿五音集韻而兼並之者也大意如此不知當否老師詳細開明恭呈御覽裁定

再啟安溪相國

王蘭生

蘭生近日得觀內廷各種韻書始見鄭樵之七音略其書在通志內與廣韻甚合實切韻指南之所自出也又蒙恩命考高麗喇嘛回回諸韻其與等韻最近者惟喇嘛韻可見字母之說原來自梵僧也回回韻以埃衣烏三韻爲首亦得生字之本也惟四呼之法向來總不得其根皇上謂其根出自高麗韻及觀其字果以噶加歌皆鍋覺各基姑居等字爲首與四呼之說極合實四呼之所自來也凡此皆近日所得亦老師之所願聞者故並達之

恭上聖武遠揚青海平安頌

謹序

王蘭生

臣聞雷電旣作和氣始暢聖人一怒兆庶以安此武功所以與文德併重大勇與仁智偕稱也我皇上建極斂福用敷錫厥庶民恩威並宣遠邇臣服乃有逆賊羅卜藏丹津者世受國恩竟行背負殘其族類擾我邊疆皇上命總督臣羹堯爲撫遠大將軍屢散賊徒擒斬招降甚衆又命提督臣鐘琪爲奮威將軍搗其巢穴俘繫賊母併渠帥八人羊牛器械收助軍需賊以隻身奔竄我師凱旋凡此碩畫出自聖衷旬月之內膚功立奏告捷獻俘宣示中外粵稽在昔帝王掃除叛逆廓清區宇必敷陳功烈形之歌詠奏於郊廟以昭模範雅頌所載歷歷可考我皇上宸謀睿斷超越前古海宇澄清民物咸若百爾臣僚併獻凱歌臣不揆謏劣謹撰頌八章竊附下里謳謠之末其詞曰

治崇禮樂兵刑兼資政首民食訖於賓師奸宄緝靖化理雍熙迺

霆一奮雨露常施其一惟皇建極中外乂安自背德化兵始加焉如

蝨害稼有禽在田師以義動威以仁宣其二將承天寵禮重三錫榦

不庭方以綏四國克昭果毅靖共厥職決勝摧敵師武臣力其三於

赫六師撫循訓練恩義中結什伍相勸勢比山河捷如飛翰志同

力協虓虎億萬其四小醜犯順邊陲是擾殄殲自招聲罪致討來歸

斯受逆焉則勦沸湯沃雪疾風偃草其五搗其窟穴賊母是囚渠魁

纒繫畜牧咸收鈎戟堅刃用佐我鉢首惡鼠竄卽就虔劉其六將略

之雄奉命效忠士氣之奮戴德急公賚賜優渥犒饗盈豐聲馳八

表謀出九重其七旣翦賊寇黎庶騰歡武功日盛文教彌宣積誠屆

達惟德動天永清四海天子萬年其八

田君靜安七十壽序

王蘭生

歲甲辰上元後三日田君靜安筵開七袞其姻家張君製軸以賀



丐余言余謂以文爲壽起於明前代未有也然考之雅詩稱壽社  
必推本於令德蓋致之有由當之無愧則言者非諛且於化俗有  
補裨也田君之長男允瓚少從學於定興鹿定夫余同姓兄仲退  
二子與余俱師事李文貞公允瓚因受知焉靜安閒請謁文貞公  
遇以賓禮吾輩乃得悉其爲人田君少孤事母孝遇弟友以貿易  
起家自約而豐不爲巧捷術惟以勤儉樸信獲應得之利嘗有邊  
方賈人慕名寄金焉信其信也家旣饒益子孫葬畢婚後不衣帛  
舉家冬夏衣履皆孺人率子婦輩共成之非聘嫁未嘗賃人製衣  
子若孫能言時卽教之誦讀遇鄉里儒衣冠者必敬焉長男早歲  
遊泮以歲貢司訓保定大吏皆刮目而益孜孜致力於舉業次男  
三男皆修舊業奉父母甘旨給卑幼衣食以其餘爲伯兄養廉之  
助一門內各盡職安分無異心閒言歷久不變此田君所以怡然

無憂而允瓚亦得以潔清自守也田君之神和而完諸子之質重而清人皆謂其功名之遠大家業之熾昌孫枝之繁衍俱有不可量者吾獨羨其致之有由而當之無愧更願田君及諸子念天道之有恒知感應之不爽益濬其源以大其流厚其根以收其實則田君之壽方偕諸福以俱茂由此而耄年而期頤余將屢書而不已焉

坦齋王公傳略

貢生

劉天誼 青縣人

王公諱蘭生字振聲一字信芳號坦齋世居河間府交河縣余先大父萬楚公負人倫鑑深器重之嘗謂人曰此子芝擢穎苗必爲當代偉人非凡品也時遺書籍以資博覽

時業師孫峩山先生官侍讀學士公以試期迫促未暇投刺場後謁見峩山公曰子亦來見我乎公茫然不知所謂峩山公曰執事

者皆欲預識汝徧覓不見令予無以對衆公聞之亦毫不介意  
時浙督某與公性命交有武生查姓與其少子密未錄取某督至  
試署爲言公婉覆曰任浙三年從無私今大夫諭當破例矣某督  
笑曰他自然亦曾無一細事乎公色變曰聰察如神蘭生亦在坐  
照中不惟不敢欺亦不能欺何見疑至是也某督歎服欣然去某  
固大度實心折也

公隨一幕一僕敝裘素服遄程赴任人弗知爲朝貴也經陝州屬  
鎮見懸彩飄揚官吏奔忙若有所伺公覓小店宿忽吏役搥門乘  
輿者街坐立命遷移從者大爲所窘急曰主人王閣部也輿中聞  
言驚駭躍出喝止公服入謝公以禮接之知爲本縣令頃府道交  
刺稟謁衢巷充滿蓋奉河督命也河督爲公同宗同榜進士諱士  
俊者隨至公出門歡迎登堂道故夜分送歸見前縣令帶僕役跪

門外公笑起之未曙就道河督遣問則聞其無人矣

督學安徽時文貞公嫡孫立侯視學浙江遺書以文貞公女從夫  
吳任隆德吳沒欠帑羈留甘涼囑公伙助南歸公慨然任之莅陝  
謁巡撫溧陽史公備述圖報意慮學政俸薄難獨任義形於色溧  
陽大感動許贊成其事移書甘撫諱榮徐公督諱廷桂黃公備述  
公意竝差官齎金二百札慰吳氏母子公感激泣下及試西省捐  
金接吳夫人母子吳公及二妾柩至公往奠見吳夫人痛悼失聲  
淚雨下蓋見吳夫人如見文貞公也隆德至安溪萬里程凡諸資  
用公獨任之差役護送竝致書經過省府諸故舊當事者幕議以  
在淞時署浙督性桂修海塘事忤上意上諭查叅尙密令自陳保  
全之今以行伍事非學政所與聞公曰性非其罪故救之今伊受  
重任職司封疆食朝廷厚祿且值大兵而饕餮至是儻致禍亂余

知而不聞負君恩深矣然移會督撫可耳

高臺縣知縣某以軍需故僉派生員充鄉保藉以催辦屢事比責甚或至監禁諸生大閱期罷考公聞之立懲其造言者並切示利害諸生悔泣入場試事得無廢大吏致啟爲某令婉謝且請勿入告而公則謂諱飾非所以事君已將激變情事奏聞併謝教士不謹矣疏入上嘉其無隱差滿入京以世宗遺詔恩復原職乾隆元年升刑部右侍郎擬斷明允尙書興縣孫文定公倚爲左右手公再遷少司寇慎簡輕重必求允協都中有被匪人誘十三歲子轉賣關外者事發大司寇孫文定公諱嘉淦欲擬徒公曰斯家僅此子依爲性命無故被拐置下賤覆人之宗絕人之嗣穉子不歸二老必死輕置之罪不敵所獲犯者衆矣必擬流文定悅服



甘陵草序

癡園王化昭

瀛州贅客名愧彫龍中水癡人才非繡虎墨空釀露難尋何氏之  
香筆不生花那覓江郎之夢然而耽吟成癖最怕開門嗜咏如癡  
常思擁被况他鄉作客何堪月地花天覺對景懷人更怯雨欄風  
榭雖不解麴生風味懶把酒樽實未除措大情懷真逢醋甕思原  
抽秘終愛捶琴辭欲騁妍任啻擊鉢剪紅刻翠側絃總笑徐郎由  
色悟空禪理終宗嚴氏贈人讀去何處癢畢竟難爬竟日吟來數  
莖鬚幾乎撚斷推敲既久欲倒錦囊卷帙雖多怕尋梓客擬堅城  
於五字難追刺史之塵享敝帚以千金名曰甘陵之草

金詩選序

王化昭

芳草芊綿茂林綠縟曉嵐潑翠晚嶂浮青春日之山佳矣然霜寒  
楓落石骨青蒼秋山亦未始不佳也雁齒橋低鴨頭漲軟靴紋細

漾茵漲輕鋪春日之水佳矣然露白葭蒼練光澄澈秋水亦未始不佳也金人之詩婀娜者少剛健者多豐腴者少瘦硬者多婉約者少峭折者多和平者少悲壯者多此非秋日之山草木堅瘦秋日之水蒲蕖荒涼境乎夫穠抹豔妝宮中膏沐元人之纖也峩冠博帶場上傀儡明人之僞也金則絕無此弊亦以幽并之風質直剛勁燕趙之俗慷慨悲歌故其發於聲者沉雄俊爽激壯蒼涼不知其然而然也况遺山一老獨步文壇卽在唐宋諸大家中亦拔戟自成一隊烏可以地偏運促遂置金詩於不講哉金詩之選惟中州一集頗爲該備然意在以詩存人並非以人存詩故所收微濫予擷其菁英棄其糟粕令讀者如策輕騎上遠山浮嵐盡捲峭壁嶙峋又如挂輕帆沂澄江上下天光一碧萬頃乾坤清氣俱在目前於是時也有不興往情來者乎



六家詩選序

王化昭

登寶山者莫窮其妙臨滄海者莫測其深境固有之詩亦宜然詩  
有名家有大家名家林立而大家罕覩自唐以迄本朝如王孟韋  
柳尤蕭范陸虞楊范揭李何邊徐施宋查趙諸君子非不蜚英聲  
騰茂實也然可謂名家不可謂大家何也其格止於此耳必爐天  
地而炭陰陽才極其大聲四庫而窮七閣學極其博目上天而耳  
下淵識極其精然後揮斤入極籠罩千秋稱爲大家而不愧如太  
白子美退之子瞻遺山沅亭諸公非其選乎雖盛名之下不免訾  
訾此特嗜好不同所謂淪甘忌辛是丹非紫者也不則褊心多忌  
所謂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者也不則牛羊之眼但見方隅步屈之  
蟲循條失枝者也不然雌黃奚爲至焉究之非五帝者無損於五  
帝譏三王者無損於三王田巴之流自貽譏耳然隔壁望山面牆

測海古人固嘗言之又奚損六家之才之學之識也哉

太白詩選小叙

王化昭

太白才逸氣橫不可一世與酣落筆五岳俱搖黃河落天走東海  
萬里瀉入胸懷間卽謂自評其詩可也至古風詩什郤又不矜才  
不使氣溫柔敦厚動合典則非探源三百未易臻此固不僅脫胎  
嗣宗子昂諸人也謹擇其尤精粹者得如干首

子美詩選小叙

王化昭

詩至少陵光焰萬丈泰岱之高也渾涵萬頃滄海之大也其雄風  
灑氣上凌百代殘膏賸馥下丐後人洵集古今之大成者矣雖昔  
人謂其拙穉俚率之句亦所時有然而黃河鼓浪泥沙自隨固不  
同曲池方塘清僅自鑿爲也又奚害其千古獨步乎謹擇其尤精  
粹者得如干首

鴻門宴

樂府

王化昭

真可驚鴻門宴真可惜項莊劍當時劉項兩英雄不知鹿死誰手  
中險極杯酒伏兵戎良出噲入恐無功張良留漢王走范增怒撞  
玉斗舉玦再三不取若首此機一失烏江夜吼

淝水捷

樂府

王化昭

苻堅兵八十萬輕謝玄淝水戰謝玄兵僅三千一當百走苻堅江  
左相承實正統勿以爲事記王猛武庫刀鎗皆夜鳴怪異屢形秦  
不恐風有聲鶴有唳晉兵來心膽碎晉兵弱秦兵強晉胡勝楚胡  
亡此中之理宜參詳

挺擊

樂府

王化昭

燕飛來啄皇孫漢家已留千古恨張差又入東華門東華門慈慶  
宮爾從此來路可通誰其語我一老公見一箇撻一箇事成賞爾

田使爾免饑餓煙起必有薪風起必有塵慈慶是何地張差是何人太子免詰是孝子諸公請詰亦忠臣吁嗟乎能無憾張差竟以瘋癲斷燭影斧聲同一疑案

紅丸

樂府

王化昭

連呼忠臣聲不止呼聲未畢光宗死服爾藥龍髯昇加爾罪無可矜末減李可灼首罪李文昇仰者俯俯者仰魚避繳鴻羅網不治罪反得賞銀幾何五十兩宰相措置既乖方安怪攻擊來吾黨但求水中石忽搆莫須有梁冀餅王莽酒何得紛紛爭藉口

移宮

樂府

王化昭

劉燦一張維賢扶掖少主左右肩少主此時亦可憐少主去選侍懼促之還不同步諸臣趨萬歲呼天子暫入慈慶居選侍可住乾清乎不見魚上木不見鳥入淵飛龍那可不在天選侍移宮天子

怒得罪聖安可恕但恐光宗在九泉綿綿淚爲深宮注

### 易安室記

癡園王化昭

予姊夫李鶴齡別築斗室爲偃仰計旣成延予落之俾名而記焉  
予觀其室內闊不盈一間而南向開窗甚大北設小花梨案一上  
置司馬遷史記一部玻璃盆一內畜小紅魚數尾西壁設小牀一  
枕一窗外綠柳一株時有小鳥飛止其上予顧而樂之遂諾所請  
時有客在座笑曰癡哉君也吾聞作記必其所記之處宏規大起  
巍煥壯麗然後可供取材而鴻篇鉅製作焉此安室耳非有金石  
亭榭之美也非有平泉草木之饒也非有輞川竹石之富也宛邱  
學舍欠身打頭一身且不得安何名爲又何記焉予喟然曰固哉  
君之論室也固哉君之論室而慮其不安也吾謂身之安與不安  
係於心不係於室心果狹焉謂天蓋高不敢不踰謂地蓋厚不敢

不踳於一室乎何有心果廣焉窗外之樹可以觀鳶飛也案上之  
盆可以觀魚躍也史中之事可以觀古今也牀上之枕可以夢羲  
皇也晤言一室之內放懷天地之外芥子可以納須彌藕孔可以  
湧樓臺又何惡乎小也靖節不云乎審容膝之易安此之謂也又  
何必堂高數仞棖題數尺而始可安也李忽拍案笑曰得之矣請  
名以易安予笑許可遂撮筆而爲之記

巨柳說

癡園王化昭

吾家有巨柳一株高數仞圍可十餘本甚直幹垂而枝密每至春  
時含煙如笑帶雨如泣隨風善舞如拒如迎備極濯濯風流之態  
以故騷人逸客見輒盤桓不忍去而工人則尤愛之以爲可勝棟  
樑選也壬午予築室無棟用伐之斤鋸旣加突有羣蜂飛出毒螫  
人中枯朽已透頂不可用工師婉惜者久之遂棄焉予笑謂見輩

曰一木之不可信也固如是哉然後知外之高也盧藏用終南之  
隱也外之直也微生高鄰醯之乞也外之幹垂而枝密王莽之謙  
恭下士也外之如笑李義府腹中刀也外之如泣司馬懿牀前淚  
也外之如拒如迎蘇味道之模稜外之濯濯風流王夷甫之玉塵  
也干態萬狀取媚不同而其內之畜毒善螫無實而不可用則無  
不同於枯柳乎何誅

美人圖說

癡園王化昭

予鄉有老俊者人皆以美人圖呼之一村無異辭予聞其名意必  
實賦妍姿如古擲果側帽者流與不然美人圖之名奚取焉一日  
讀書微暇無聊甚飲濁醪數杯微醉忽憶其人因訪之既見乃大  
驚身計二尺四寸以長頭如斗斜頂上髮鬢如秋草面癍如錢  
黑如漆眶深而睛碧視睽賜鼻甚昂口哆嚙齒齮齮枝指蘧條腳

駢而拇盤蹠非鬼非神猙獰可畏因急詢曰君非美人圖乎何名  
不副實若此笑答曰君坐君真讀書人惜所見不達予問故其人  
長吁數次甚不欲言予再四詰之忽瞪目大聲曰君信以爲有其  
名者皆副其實乎果爾則凡在天者日烏真可以振翼月兔真可  
以舐毫蒼龍真可以露鱗朱雀真可啄粟織女真可報章牽牛真  
可以服箱南箕真可以簸揚北斗真可以挹漿乎果爾則凡在地  
者馬邑真有馬龍堆真有龍虎牢真有虎鹿園真有鹿犬邱真有  
犬鷄澤真有鷄蛇淵真有蛇魚門真有魚乎此不具論論在人者  
公果能通侯果能侯子果能孳男果能任貌果能肅言果能父視  
果能哲聽果能謀乎不然則予其小焉者也君何訝爲予聞之爽  
然自失因思古人有言惡而毀之不難使夷齊爲盜跖好而譽之  
不難使嫫母爲西施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皆稱美人圖類也自是



知聞所聞不如見所見

爲張某側室求旌表呈

王化昭

稟爲奇行卓著令德聿昭公懇褒旌以彰表樹事竊有口口口八  
箴克守無忝鄭經四德能全允符班誠小星載咏分雖等於叔姬  
雛鳳常調行實符平陶母茲因伊夫抱病方窮肘後思邈斂囊藥  
盡籠中桐君束手萬難得已慕梅子之封肝無可奈何效余氏之  
割臂肉真當藥病觸三尸心可通神殞驅二豎皆由天臺下車以  
來化擬陶鎔泥金就範教施斲染絲梓易形八百村風行草偃丁  
男胥化於善良廿六月表直影端巾幘亦徵其奇異昔河間李道  
基之妾爲夫病而破面任邱賴國寵之妻爲夫病而斷指東光侯  
朝彥之妻爲夫病而翦髮交河滑守先之妻爲夫病而嚙臂皆得  
垂諸志乘光耀汗青胥蒙予以表旌輝彰彤管雖賢媛之篤摯德

自流芳實邑侯之循良心切樂善今王氏行旣克繼乎前徽旌乞  
仰邀夫舊典或褒以數字俾勅匾額而長懸或附諸志中使披方  
策而卽見將一家之慶播爲闔邑之光此日之風卽裨將來之化  
不但一家脚結卽闔邑亦頂感鴻慈矣爲此叩乞

唐詩

餞王峻巡邊

玄宗

振武威荒服揚文肅遠墟金壇申將禮玉節授軍符免胄三方外  
銜刀萬里餘昔時吳會靜今日虜庭虛分闕仍推轂援桴且訓車  
風揚旌旆遠雨洗甲兵初坐見台階謐行聞祆祲除檄來雖插羽  
箭去亦飛書舟楫功須著鹽梅望匪踈不應陳七德欲使化先敷

送王峻自羽林赴永昌令

張說

將星移北洛神雨避東京爲負剛腸譽還追強項名白雲向伊闕  
黃葉散昆明多謝絃歌宰希聞桴鼓聲

奉和聖製送王峻巡邊應制

張說

六月歌周雅三邊遣夏卿欲施攻戰法先作簡稽行禮樂知謀帥  
春秋識用兵一勞堪定國萬里卽長城策有和戎利威傳破虜名

軍前雨灑道樓上月臨營別藻璠華降同衣錦褰榮關山由義近  
戎馬爲恩輕絲竹路傍散風雲馬上生朝廷謂吉甫邦國望君平

餞王峻巡邊

張九齡

漢相推人傑殷宗伐鬼方還聞出將重坐見卽戎良上策應爲豫  
中權且用光令申兵氣倍威懾虜魂亡樹比公孫大城如道濟長  
夏雲登隴首秋露泫遼陽武德舒宸睭文思餞樂章感恩身旣許  
激節膽猶嘗祖帳傾朝列軍麾駐道旁詩人何所詠尙父欲鷹揚

宮詞

張祐  
邑人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  
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按唐張祐唐詩紀事祐字長吉清河人唐才子傳祐字承吉  
南陽人廣輿記作河間人尙友錄從之且云交河人後寓蘇

州卒於南陽據此祐原隸交籍無疑但唐無此縣故誤爲清河不知交河古鎮由來已久至誤祐爲祐更無足疑

滹沱河

李君虞

漢南春色到滹沱邊柳青青塞馬多萬里江山今不閉漢家頻許  
郵支和

宋詩

過滹沱河

文天祥

過了長江與大河橫流數仞絕滹沱  
蕭王麥飯會倉卒回首中原感慨多

其二

風沙睢水終亡楚草木公山竟感秦  
始信滹沱水合事世間興廢不由人

金詩

司諫許道真徵復圖

道真邑人  
後居伊川

翰林

李俊民

澤州

君不見退休綠野平淮相靈臺不許丹青狀又不見五湖歸去鴟  
夷槩越人爭鑄黃金像功成身退天之道道真天憐去官早鹽梅  
須借築巖人羽翼重來採芝老袖中諫草力回天害除利興車載  
懸何憂不識荊州面圖畫如今處處傳

許司諫歸來圖

李俊民

社稷深憂志未舒陸軍山下賦閒居幾年不復朝雞夢一旦翻隨  
隴鶴書口口朱雲徒折檻寵踈踈傳口懸車商巖了却和羹事方  
信旁求信不虛

許司諫醉吟圖

李俊民

席地風光引興來不辭白髮被春催眼前有句貪拈掇閒却梨花

樹下杯

斷蓬踪跡寄天涯老去情鍾戀物華回首錦江春寂寞一杯愁裏

賦梨花

道真號錦江漁隱

跋馮應之許司諫換羊帖

李俊民

還思寫論副官奴想見臨池興有餘莫把家雞等間厭恐教人笑

換羊書

許工書見元遺山集



元詩

渡滹沱河

翰林學士劉因 容城人

遙臨滹水岸回望土門關秋色巉巖上川形拱抱間分疆人自隘  
設險地誰慳欲問前朝渡江鷗故意閑

早發滹沱感興

翰林國史編修陳孚 臺州人

鉦鼓連天戰血紅存亡只寄寸冰中憑誰翦取鱗鱗碧畫作雲臺  
第一功



明詩

扈從渡滹沱河

大學士 金幼孜 新淦人

前驅聞警蹕傳道近滹沱凍合含初日風微動碧波人從仙仗出路自畫橋過北望幽燕外青山疊疊多

滹沱河

翰林王英 金谿人

長河二月半雪霽斷冰開但覺波濤至猶疑風雨來飄飄野艇渡蕩漾白鷗回望極平沙際春光淨綠苔

渡滹沱

李攀龍 青縣人

滹沱來不極曉色蕩孤城擊楫中流過寒帷下吏情天銜紆岸轉日上大波行獨在知津後風塵見濯纓

河決傷禾作

李筵 南皮知縣

千家野哭動林邱極目狂瀾過壘頭畎畝一朝成巨浪桑麻萬頃

失三秋催科幾愧陽城拙保障誰知尹鐸愁束手不堪民告苦南  
風吹淚付東流

竇堡

處州馬 偉 故城 舉人

百年風物總成非遺堡煙橫日未晞雞犬不驚春漠漠桑麻初長  
草霏霏濃連宿霧迷樵徑翠浥晴光上客衣猶似貔貅酣野戰氤  
氳萬竈起重圍

新橋夜泊

河間 瞿 祐

數點漁燈隔遠陂斗杓插地夜何其推篷自覺霜威重正是烏啼  
月落時

滹沱水漲泛舟

知縣 王調鼎 濰縣 人

平田淼淼接天流郭外垂楊攬渡舟波浸孤村疑是島沙迴斷岸  
欲成洲荒城半作魚蝦市傲吏偏從鷗鷺游一石水沉泥數斗人

傳來歲麥宜秋

絕命詞

孟章明

不戀身家不愛錢行乎患難亦安然忠臣節婦矢同志仍結來生

未了緣

畿輔通志



清詩

化城寺駐蹕

辛卯仲夏

高宗皇帝

龍堂雁閣倚河濱欲到微微梵唄聞  
蕭謁既因祝介止虔瞻兼得仰奎文

花宮波影亘長隄檀施當年事莫稽  
便是化城真現此亦惟楊葉止兒啼

南巡返蹕東遵陸艤岸曾無禮法筵  
碑撫戊辰方伯紀不堪往事憶酸然

三間樸室近僧庵云是仁皇康熙  
此駐驂拓置亭軒列花石難推未

曉益增慙

化城寺駐蹕

丙申暮春步前原韻

高宗皇帝

鵬停安福傍溪濱梵唱依然隔院聞  
不識全提半提者可真識得

釋迦文

羣黎瞻就跪河隄施惠宣傳莫與稽更念遠村茅屋下那無飢泣  
與寒啼

祝釐官吏有同志路便因之謁淨筵詎為精藍資攬結所表衆意  
總虔然

化城祇合是僧庵却見亭臺備憩驂皇祖康熙駐宜未有此素因憶  
舊便生慙

化城寺駐蹕

庚戌御筆  
步前原韻

高宗皇帝

化城古寺運河濱建置求詳未可聞逮此甫吟三疊韻素因卽陸  
蘇留文

丙申

四十年

一艤舟隄祝壽曾因敬首稽疆吏依然談往事望霖

祇當喚鳩啼



片時禮拜登舟去多事亭陳翰墨筵綠麥秀齊正將實倍因資雨  
意惶然

樸亭三架傍僧庵往事猶傳駐御驂茲覺軒亭增佈景不爲生喜  
爲生慙

恭和聖製喜雨詩

侍郎 王蘭生

麥苗方長穀生芟得雨蕃滋衆卉皆兆庶咸歌天德大精誠自與  
化工諧行看穎粟徵全美此際風光亦最佳共仰宸章昭碧漢欣  
同萬國慶榮懷

送安溪先生給假歸里

王蘭生

夫子命世儒千載明良遇德位兩相符君臣一心固白昔履諸艱  
屯亨望彌著婉轉達恪誠精明行平恕衆美萃厥躬欲言難指數  
余生十室邑幼乏師友助應試始童子握衣謁公署拔之儒邕中

詔以賢關處手授揲著法口傳太極註及擢鎮封疆九郡才英聚  
得厠精舍旁與聞名理趣如寶盈市屢取攜恣所慕願奢力不充  
駑馬躋長路佳藥贈葳苓名醫尋扁跼成我同再生奚止陶冶鑄  
揭來遊帝都校讐得參與朱子八十篇從頭味章句遴才廣闢門  
匪俊亦獲顛頑璞綴琮璜短翮隨鴛鴦理數聆精微大樂聞韶濩  
分薄榮寵多夙夜抱憂懼孚愧未盈缶并起徒射鮒凜凜師傅言  
昭昭聖哲諭事上在立身日惟尊矩度重任不易勝至道難遽悟  
所期一藝明敢辭千辛赴有階始可升迷津焉得渡轉盼兩春秋  
再啟余心鋼

壽安溪先生七袞

王蘭生

夫子生南極海嶽精英聚派衍延平統學攝紫陽步立言復立功  
炳炳德所著早歲誦羣經窺見孔顏趣三十游翰苑眷求寵日注

密策破通藩舉賢蕩海霧得告篤忠貞還朝懷孺慕孤介萋菲來  
易簡險阻去三輔視人文清風歌滿路藹藹師弟情德音每傾吐  
共知經學尊一埽時文蠹旋勅撫畿疆八年勞媁姬盡除供給煩  
深恤農民苦潔已不驕人作德非干譽恥爲赫赫聲日久名益樹  
洎召秉國鈞彼此無惡斲已盡變理能猶凜冰淵懼大業今云隆  
問學彌優裕政事車馬間無日忘章句奧旨低處尋要道平心悟  
學易五十年功深味尤飮淵溯伊洛源津問濂溪渡十翼細發揮  
三古遞疏註其他經子說縷析天人故論兵握機明講樂旋宮布  
歷訪宣城梅韻取亭林顧曲藝搜其根衆妙如奔赴生也駑駘資  
奚堪良造馭春風十二年化雨潤草庶撫已慙劣薄匪顏勞孔鑄  
亦嘗冀一得何敢辭千慮有時覷微茫驚喜徹宵曙佳節近重陽  
七十今初度綺筵錯觥觴冠裳拜階阼賤子獨後來有懷欲陳鋪

脫落溢美詞聊以披情愫德願邁衛武壽祝過文潞於焉樂循牆  
永依龍門固

送李廣卿歸養

王蘭生

艾年柱史彩衣新奉命歸來許養親已著鴻文輝碧漢思供斗酒  
萃嘉姻計程遠倚三千里獻壽行將九十春進退有關名教重非  
乘秋興億菰蓴

閩山藍水毓冲和上壽筵前集玉珂七壻八男今倍矣敦詩說禮  
古如何斑衣柱史老萊子絳帳嚴君馬伏波將相人家忠孝第爰  
申五福備三多

隆顴虬目柏松蒼退訥深醇蘊義剛指別寒溫昭變理毫生花鳥  
露文章經書滿腹渾融化闕闕門高不設張竊比他山石攻玉猶  
嫌卑牧太謙光

世德由來不易名前賢砥勗在持盈虛懷堪使愆尤寡秉禮猶妨  
悔吝生家政足瞻儲相業嚮評首重育羣英清宵三復文貞句小  
宛詩篇一再賡

中水城懷古

為呂馬童封邑

王餘佑

獻縣人

魯公霸業共千古爭賞猶傳中水侯廢壘荒邱何處是柳陰禾黍

古原秋

主事

戈

源

獻縣人

竇堡

廢壘猶傳建德名當時虎踞亦縱橫祇緣天際飛龍出遂罷中原  
逐鹿爭據土漫云同魏鄭論功原恥並韓彭蒼茫河朔稱雄地極  
目煙墟蔓草生

題王朱氏貞坊

進士

季逢泰

南皮人

寶坊百尺高峩峩金碧熒煌觀者多道旁父老暗垂涕傷心為速

黃鵠歌憶昔山頽哲人喪五夜淒風飄總帳冷落門庭苦不支零  
丁兒女泣相向殷勤輟淚教遺經書韻機聲不暫停四座蛩吟風  
雨暗青燈一粒光熒熒翹楚兩兒並脫穎丹書紫誥邀榮幸羣誇  
倚閭芝蘭香誰記瑤池冰雪冷君不見煌煌天語褒桓稜雨露豈  
復有偏私貞岷豎向青霄上永作鬚眉百世師

前題

張裕庭

板蕩識忠臣大節如山曾幾人冰霜說貞婦堅心似石亦罕有貞  
婦厲節三十秋峩峩砥柱峙中流九重濡筆寫丹詔清名常懸天  
上頭至德格天天亦喜默將餘慶錫兩子兩子何翩翩斑衣嬉綺  
筵齋折萼綠華來供玉堂仙富貴壽考人爭羨飲冰茹蘗何嘗見  
漫說皇穹雨露偏歲寒誰比松筠堅弱草微塵無爲自苦此語中  
人遂成千古安得懸此冰鏡臺一爲天下清氛埃

排悶四首

王化昭 癡園

問天幾何高問地幾何深  
蜉蝣掠水面旦夕成古今  
我來桃花源  
桃花香滿林洞外卽仙境  
何必洞裏尋

今人爭好奇見慣不再顧  
髮長眉甚短此果係何故  
極常乃極奇  
惜人不能悟却向身外求  
自甘墮雲霧棘刺造獼猴  
奇到窮無路  
卽遣公輸爲恐無著手處

白刃束作梯險逾絕壁陡  
有人履其上如在平地走  
平地平如砥  
忽來龍鍾叟拄杖緩緩行  
傾跌時反有小人無不爲  
惡膽真如斗  
別具大神通衡行到白首  
君子矢戰兢冰淵凜凜守  
峯忽驚飛來  
无妄災難剖小人雖幸免  
早死衆人口君子雖觸禍  
大名垂宇宙  
我欲追古人古人立雲表  
縱思跨而過後來居上少  
豈真張公梨  
不及周秦棗豈真淵明菊  
不及唐虞草貴耳而賤目  
年遠卽爲寶

紛紛說蘭亭初寫恰好

獻陵懷古

王化昭

秦皇古墓飽春耕獨拜王陵一愴情此日有經留副本當年無地  
載高名茫茫風色萬春樹淡淡斜陽五壘城底事滹沱河上水東  
流嗚咽尙秋聲

中水懷古

王藩

弓高垣古幾經秋滿目風光筆底收接壤南連董子院渡江北拜  
獻王邱景城事業羞千載建塚勲名贖一杯興廢存亡豈有定空  
隨日夜逐沉浮

每聞佳景快登樓到此常昂天外頭衛水石崇空鬪富漢朝呂澤  
早封侯溫家烈女香千古杜氏將軍贖一邱斯土誰憐狷介士還  
存張祐舊風流



贈李星使鈞

王化昭 癡園

雨絲風片冷於秋聞道星軺赴廣州玉尺裁量天上錦仙人舊籍  
本瀛洲

答王癡園

翰林李鈞 河間人

冷雨何嫌六月秋故鄉今喜過瀛州仙人忽枉瓊瑤贈一代才名

繼鳳洲

贈王癡園

進士左喬林 河間人

吾愛王癡園詩膽大如斗醺醪澆愁腸煙霞生笑口渤海貯奚囊

倉山等芻狗 癡園不喜倉山居士詩 憶昔來武垣貽我雙佩玖今日復來思

論文一樽酒開卷讀新詩精神忽抖擻春華胎麗詞婀娜風前柳

硬語陡盤空雷奔五岳走才高名豈虛數奇常不偶灞橋跨蹇驢

且效尋梅叟鶴歸半山月斜陽僧在否攜君驚人句青天一搔首

癡園咏梅詩有一抹斜陽僧乍到半山明月鶴歸來之句今見全稿不載云已逸矣余甚惜之

冬日田家

光緒二年大旱冬月偶雪

拔貢

李鳳岡

將晴未肯晴欲雪不果雪曠曠一何久值此隆冬節今秋旱甚雨澤無宿麥難種愁乾枯豐年有兆得瑞雪生民可望來年蘇還愁風起雪飛片雪花如席風如箭無褐無衣百萬家大裘展覆何由徧不雪恐饑雪恐寒調停此際天公難

生員

王鎮

題十二連橋

在趙北口南

勢若長虹斷復連地分燕趙枕波前橋北立有燕南趙北界坊題來詩句曾多少送盡征夫幾萬千紅板卧殘終古事畫闌橫破水中天吹簫那得人如玉夜月當頭一樣圓

題張趙氏節孝

舉人

蘇震瑞

高澁分流渤海濱千秋鍾毓得完人詩書教澤傳家世冰雪聰明

養性直節著柏舟心匪石孝敦萱室手回春乾坤大義存巾幗七尺鬚眉愧爾身

憶昔造家不造年孤鸞何惜殞重泉垂危母老干鈞託盈尺兒嬌一縷牽洗却鉛華謀菽水權將機織代田園風霜幾載摧殘甚矯矯松筠未損堅

畫荻辛勤數十冬果然弱子早乘龍仇顏德教天無負鍾郝規模世所宗豈爲門閭光舊業藉將晨夕慰歡容夫君志願全酬未他日黃泉一笑逢

令德升聞溢紫霄皇恩綸綍許身邀碑坊見說非初志節孝由來重本朝鄉里聞風知共勸親朋獻壽喜相招愧無彤管垂芳史俚句聊同唱採樵

頌邑侯朱吉園德政

五十韻

贊禮生六品頂戴

王樹權

歷覽循良傳求全有幾人惟思前令尹不愧古名臣學繼文公緒

公係先賢文公公歷就湖北各大功高武漢賓憲幕保薦得官此邦叨造化衆母

頌慈仁天鑒焚香告人稱宰肉勻十年恩似舊公於咸豐辛酉到任同治庚午丁艱

解組歷任十年四境治維新渤海牛爭買中牟雉亦馴穿墉無雀鼠當道

薤荆榛父老欽姚牧閭閻祝宋均憇棠陰戴召膏黍雨懷郇五袴

歌應叶雙岐瑞並臻宦囊風兩袖心鏡月孤輪剗切箴三字公著有二三

箴寬嚴其一心教興緣立學公設義館六所脩金膏火悉出公俸差免自輸銀凡兵

役公概捐俸支應未嘗科民間分土築城邊堞交河修城乃儒宗公一人之力

席上珍公每於鄉試年士子清寒者輒捐資以助薦賢登杞梓表節勵松筠枯骨埋無

主沈疴起遇春公署嘗施藥以醫疾病恩流牛痘局財比馬頭塵公設痘局謝儀自備

課士精甄別捐廉作水薪細端難縷贅嘉績可羅陳政教從辛酉

經猷驗戊辰凶鋒驚晉渡拾匪竄直由殺氣逼連畛深武重圍急

正月間擒匪竄河西深武等處又聞攻陷祁饒警報頻川饒陽等處魏援空望眼號破已亡

辱二月獻縣城破賊由獻欲南下探得交壯勇驅燕趙奇兵假鬼神城有無數兵馬遂引退飛揚

中水幟防守古河濱民團四起沿西寇已生無氣公誠智絕倫合

百姓誓願同仇公為設河數百里不絕方略賊由是不敢渡河虎驅狼怯避鷹擊免逡巡大兵追之西北

煙銷燹東南火起鄰二月晦日河西恢復四月朔賊又從山左竄運河東風霾彌險隘偃息

閉重闔環集依明府四方難民咨諏徧搢紳公設公議局延邑中

好謀心不恐仗義氣常伸列陣能威敵修牆大庇民修河牆百餘

歷久軍書方旁午宦海此艱辛案牘勞深夜衣冠起嚮晨胸和藏

有竹惠笑濟於溱公在泊滸操勞辛苦莫可壁壘難窺隙公素得

亦甘為之死守賊屢偷言傳卒克有濟民賴以安千城獨秉鈞民夫數萬皆

捷慰楓宸賊據運東七月間報捷聽公調度旋師歌杖杜報

員造册請獎主持原在已保薦徧同寅守城防河公不居功推美秩煥

雙雲雁謀貽四石麟劬勞思荻畫褒寵荷芝綸霄漢論高誼雲泥  
結夙因琴樽方灑落婺宿忽沈淪身係蒼生命心悲白髮親麻衣  
傷就道華祝甫經旬遺愛猶如昨芳型自有真額懸看歷歷碑讀  
尙津津紳民屢送堂額至卸任後又立去思碑兩通紀頌政績惠我情何切惟公德最純隼  
旟他日至澤被更無垠

交河四古

蓮池古佛

王樹權

萬畝芳塘碧映紅錚錚鐵漢守清風花開花謝無人管佛座蓮臺  
迴不同

西寺古松

貢生  
李甘棠

古寺盤根秀色濃貞心豈肯受秦封蕭然城市塵囂外歷盡冰霜  
不改容

奎樓古鐘

李甘棠

城端百尺峙奎樓高挂洪鐘據上游風撼蒲牢空際響休聲震動  
壯千秋

衙前古井

李甘棠

縣衙古井對琴堂傳說官廉泉亦香賢宰鑒民還鑒水源清何患  
不流長

交河十景

漳河新柳

貢生  
唐鳳書

漳河古岸盡桑田弱柳絲絲帶曉煙濯濯王恭蘇舊夢依依張緒  
醉當前此間不減隋隄綠何日重牽泲瀆船寄語遊人應護惜莫  
輕攀折付吟鞭

前題

貢生  
孟桂清

停驂小步漳河濱兩岸低昂柳色新  
流水杳然何處去惹教飛絮逐征塵

高壘春耕

舉人 王文煥

洺陽古邑水東行繡陌芳塍數里平  
今日尙存高氏壘當年那得野人耕  
沈沙萬頃零膏雨故壟一犁趁晚晴  
襍穢泥塗多歲月從來不解鼓鼙聲

古刹松風

舉人 蘇震瑞

蟲蟲夏氣蘊方隆古刹生涼透碧空  
砌蔭濃侵高土座濤聲靜送梵王宮  
浮圖偃蹇雲如蓋曲徑清幽月似弓  
宛轉琴徽初入聽支離遯叟面回東

前題

生員 王藩

喬松亦欲愛逃禪終歲蒼蒼古刹前  
卧地殘碑秋日冷鋪窗有蔭



老僧眠飽霜性質堅無二驚夜濤聲壯大千殿遠龕燈猶未滅龍吟端合梵音宣

前題

孟桂清

滿目荒涼古刹中一團爽氣入晴空當年殿宇今何在惟有孤松耐晚風

蓮池雨霽

蘇震瑞

蓮花池近石家溝碧水澄鮮靜不流午後風光移畫舫朝來雨氣洗芳洲亭亭翠蓋清於染點點紅塵潤似油菩薩座前誰展拜猶祈甘露灑枝頭

前題

孟桂清

西郊薄暮步遲遲淨洗紅塵雨霽時半壁斜陽松子院一渠流水蓮花池葉翻露碎魚拋浪樹轉煙收鳥度枝石氏遺溝舟繫處禾

苗徧畝望迷離

硯池曉月

文廟前水池名硯池

孟桂清

一池春水近宮牆  
曙色重重月色涼  
莫是龍鱗遺片石  
常涵兔穎畫方塘  
壺天積潤蟾蜍下  
篆地分明蝌蚪忙  
此處長留丹桂影  
引來芹泮倍生香

奎樓晚照

孟桂清

高高奎閣踞危城  
天地霏蘿盡掃清  
半面夕陰連嶂起  
一偏爽氣向人迎  
迷離遠樹鴉聲定  
寂寞迴闌雁影平  
百尺文光牛斗近  
如鈞新月又東瀛

高川晚渡

王文煥

滹沱東下匯高川  
有客南來不繫船  
兩岸潮平孤泊地  
一帆風正晚涼天  
林橫積素輕煙合  
水倒空青落照懸  
多少漁家沽酒處  
龍

華村古笑聲喧

新橋夜泊

拔貢

王元翊

新橋水驛下津門獨鎮河西贖古村曲港東連扁渡里輕舟北泊  
小營屯幾家蟹斷留霜印兩岸漁燈照酒痕夜半鐘聲蘇客夢一  
帆隱隱上朝暎

前題

孟桂清

夜色蒼茫客路遙孤舟一棹泊新橋半竿酒旆臨厓閃數點漁燈  
隔岸挑北望含河欄入畫西連窪里櫓停搖當年水驛今何處贖  
此荒村聽採樵

建成晴雪

王文煥

威風烈烈捲雲霓瑞雪全迷古建成凍合瓊樓寒向曉光搖銀海  
炫初晴朝暎白射玻璃國夕照紅燒靺鞨城百里漳隄高下處歸

來馬似玉龍行

冷店雞聲

增貢

李炳垣

店名冷飯竟何由晉國綿山故事留日落暫停千里駕雞聲初唱  
一天秋晚餐客覺霜痕重曉夢魂驚月影迢起舞英雄今尙在熱  
心應與古同儔

前題

孟桂清

幾年宦味冷無成野店羈棲又一程燈火將殘尋鶴夢衾未暖  
報雞聲餐餘客飯冰絲碎喚起行裝月色明待到歸來談往事回  
頭何限淒涼情

前題

生員

及獻墀

東西驛遞置庚郵曠野荒雞報曉籌冷到宦情春似海忙將客邸  
歲如流窗櫺月色驚鄉夢劍佩霜花上翠裘舞起中宵人在否撥

爐火燼五更頭

古蹟題詞

舉人張星潢

漳北滹南六里城  
河流交錯自分明  
遺封猶紀黃丞相  
屬地應歸漢樂成  
官渡春來三岔口  
鄉屯秋老四家營  
曩時中水稱名誤  
一曲高川自在行

景城隋又易平成  
屯氏枯渠陽氣生  
挂甲林停光武駕  
運糧河濟晉王兵  
曹村墓老將軍遠  
魯道人歸妻子迎  
好漢墳前同展拜  
白楊終古大橋橫

建成山下幾人家  
漢冢巍巍映日斜  
扳倒井邊蛙吠草  
新挑溝裏鳥銜花  
將軍數代村莊古  
皇帝千秋驛遞遐  
八尺神泉何處是  
老鷗隄外盡桑麻

弓高縣北界微茫  
茅店雞聲出建昌  
都督名園劉吉里  
公孫故壘

野人莊倒流河駐秋胡馬泊鎮城環烈女堂七里灣頭南運斷新  
橋古驛賸斜陽

洛陽古邑莫傳譌石圈行舟聽櫂歌五寨軍屯高氏壘千艘糧運  
趙玉河落鷓隄護黑風口回馬臺連白草坡一帶東流遺堡在金  
鑲塔倒阻迴波

石家圈裏認遺溝不見望花舊日樓留犢亭高依近郭落鳳墩古  
傍清流灌河寺倒梵王座薄洛津迴趙武舟竇堡毛營村社遠富  
莊大路上瀛州

硯池一曲傍宮牆百尺奎樓映夕陽算室猶傳盧太翼史宗應問  
信都芳南留伊郡懷司諫北望高邱拜獻王翰苑王公遺故里藏  
書豈必太師莊

城鐘破曉韻初圓西寺松風謾謾傳境悟禪關皆水月溝通妙諦

卽神仙義姑臺下迷荒草石佛光中現錦蓮往古來今留不住豐

碑紀夢自年年

碑在東關  
東嶽廟





金石

晉

白石佛記

白佛堂村白佛寺正殿有白石佛一座下有井每逢天陰水泉上湧咸傳石佛自井而出然考寺中碑文亦如是說

齊

石佛寺石佛記

相傳常巷石佛像自滹沱河浮下沿途人莫能挽至此就岸夜放光土人異而建寺奉之背有大齊河清三年歲次甲申等字

隋

巨鐘記

城東南隅有奎樓矗立雲表下爲鐘樓此鐘原在縣署前以  
之定夜明萬曆知縣張文顯移置城上上篆大夏五鳳元年  
字多脫落不盡可辨鐘高丈餘圓徑七尺厚六寸以椎椎之  
聲始沈漸及數十里以風蕩之則鏗然作響此亦古所留遺  
也相傳有蠻人將鐘眼俱鎔以鐵後工開鑿僅寸餘新舊鐵  
迹今猶可辨

按採訪冊云大鐘主全縣文明時有縣令邊某用皮鞭痛  
打之復以生鐵合參鐘眼班侯蘇公覓工鑿之數次工竣  
自是交河文明復啟

唐

碑記

清光緒二十六年四月間陽氣寺村農孫樹桐率二子光

龍雲

向村東南原掘井種瓜方掘丈許出一長石遂駭然糾衆出之用水洗淨白色光潤長五尺厚尺許形成八稜文字模糊碑首特書大唐瀛州景城縣景昌鄉陽氣寺以下不可強辨大約皆玄秘語碑末刻皆大唐乾符四年此石現藏於陽氣寺內

刺史劉口德政碑

刺史劉君德政碑不著書撰人名氏

寶刻叢編

按今交河縣在唐爲樂壽縣隸深州此劉君當是深州刺

史

畿輔通志

宋

弓高城圓寶寺初建碑

按初建碑乃宋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六日勅賜淨居院餘

字剝落不能盡識碑高三尺方九寸計八稜分上下兩截  
下截中有方池寬二寸深四寸上截蓋覆池恆有清水浸  
潤其中冬夏不枯洵古蹟也

金

### 重修東嶽行宮碑

按碑爲許古撰文并書篆額碑首旣云許古撰而碑末又  
云後學李珍述蓋託名於許古者文中節使許中大致  
政鄉居語乃許古之父則許氏固交河邑人也

畿輔通志

### 巨鐘記

縣治北興化寺內有鐘樓建於唐貞觀間歷五季宋遼金元  
毀於兵燹規制不可得聞然遺趾及鐘尙存鐘表文曰大金  
皇統七年則其歷年亦因可考

元

建城夫子廟堂記

碑文袁桷撰見清容集其略曰景城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城焉曰建城漢爲中水縣地金太定中以其地北臨滹沱南薄御河徙縣於今所二水交流名之曰交河建城舊有先聖廟城址日圯而廟莫敢廢在昔許文簡公安仁嘗撤而新之金亡居室毀而巋然以存至元戊子易於文簡之故居崇而新之云云攷漢地理志勃海郡屬有建成而中水則屬涿郡應劭云在易漑二水之間故曰中水是與交河南北不翅數百里桷云卽中水地不知何據

畿輔通志

張禧墓表

碑文吳澄撰見文正公集碑云交河之建城鎮則建城爲交

河所隸之鎮非今交河治與袁桷金大定間以建城故城置  
交河之說不同今建城故城實在交河治東南則袁桷所據  
誤也

畿輔  
通志

按以上兩說證之今地皆不合中水在獻治西北三十餘  
里東南五十里卽交河治建城在今齊家橋交河東北五  
十餘里再東北三十里則爲故景城縣謂在景城東南固  
誤謂在交治東南亦誤謂交距中水南北數百里尤誤有  
攷見古蹟中

### 三皇廟碑

碑文袁桷撰見清容集其略云皇元啟運詔天下郡縣立醫  
學因奉三皇以廟春秋謹祀之皇慶元年保定王君來主交  
河縣簿三月鳩工廣而崇之明年殿成云云

先聖廟碑

碑文亦袁桷撰見清容集其略云獻州交河縣舊有廟學狹  
庠不足展事皇慶元年王君為縣主簿與其令長僚屬廣新  
孔子廟越明年十月告成云云案上二碑皆叙主簿王君之  
所興作而文皆佚其名何耶此與建城夫子廟顯係兩處而  
文皆出袁桷手其考說顧不相侔合如此蓋皆就丐文者之  
節略振筆書之其中有戾與否皆不暇深究乃文人之通病

也畿輔通志

金沙寺碑

在苟各莊至正間建寺洪鐘撰碑畿輔通志

明

廟學碑

在戟門右西偏與廟號碑南北相向碑陰記捐款姓名僅前任交河縣徐口縣丞楊口驛丞趙口十數字可辨或謂爲明初創修廟學碑但字蝕星霜石言難問謂爲明初創修碑記可謂爲元袁桷所撰碑記亦可民國五年夏移此石於奎樓垣門外

### 廟號碑

在戟門右南向字半剝落可辨者宣德四年天順七年成化二十一年各重修於口門神厨牲房倉庫號房猶未備弘治十七年八月建號房二十二間堂之東南隅建帝君廟廟後建神厨二間末記弘治十八年歲次乙丑查舊志圖明倫堂後西偏爲敬一亭亭前號房東西對峙蓋卽諸生之寢室也清康熙時尙存後不知何時廢號房旣廢諸生入學亦僅虛



名清末教諭訓導並裁國家待士可以知其用意之所在矣  
宗聖石像記

縣西姜官屯人耿橘明萬曆辛丑進士幼時當暑月與村諸  
童浴水中覺足下有巨石呼衆出之乃一石人細視背後有  
宗聖二字知是曾子之像村人集資於御路旁修一小祠

清

石碣記

縣南門外有一石碣字多脫落不可辨未有順治十七年西  
菴建井垣范得詩後注恒記二字最真其詩云僻性從來厭  
世華幽居當問五陵花全收明月爲吾黨未許朝山拜謝家  
種菊也宜兼植柳釀泉便欲試烹茶故人自有天隨子好待  
霜林看落霞



